文学初步讀物

火燒赤壁

罗貫中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出版説明

我們出版这個『文学初步讀物』，是為了適应廣大羣衆迫切的要求，使他們有適当的初步的文学讀物，並从此開始去進一步接觸更多的文学作品。

文学初步讀物的編选範圍大致分四方面：一、在古典文学遺產中比較容易了解的作品；二、『五四』以來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或長篇中的片斷）；三、当代作家們的創作及羣衆創作中已有一定評價的短篇作品（或長篇中的片斷）；四、翻譯外國文学中可供学習的優秀作品。

所选作品都曾根據可靠版本作过校訂，翻譯作品則选擇可靠的譯文；都加了必要的註解（普通辭典上可以查考的用語，不再加註）；每种並附插圖數幅。

通俗讀物出版社編輯部

文学初步讀物目錄（第一輯）

解珍解宝　施耐庵著
火燒赤壁　罗貫中著
中國寓言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
故鄉　魯迅著
毛澤东的旗幟迎風飄揚　郭沫若著
春蚕　茅盾著
鬥爭錢文貴　丁玲著
我們会見了彭德怀司令員　巴金著
小二黑結婚　趙樹理著
沙家店战鬥　柳青著

周鉄漢　徐光耀著
血緣　刘白羽著
一架彈花机　馬烽著
地雷陣　邵子南著
科尔沁草原的人們　瑪拉沁夫著
爐　魯琪著
罗才打虎　李南力著
趙小蘭　金劍著
一車高粱米　王桂山、刘学智著
战士快板詩　王太炎等著

作者介紹

三國演義，相傳為羅貫中所作。羅貫中，名本，貫中是他的字。大約是元明二代之間的人（約公元一三三〇－一四〇〇年）。關於他的生平，現在知道的也很少。據文學史家考據，他寫過不少的劇本和小說。現今所流傳的列國志傳、隋唐志傳、五代史演義、三遂平妖傳、粉粧樓等，據說都是他寫的。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三國志通俗演義，現在通稱三國演義。

本書說明

火燒赤壁這段故事是從三國演義上節錄下來的。三國演義是我國偉大的古典文學名著之一，它描述了漢末魏、蜀、吳三國紛爭的情形。曹操、劉備、孫權各據一方，相爭了數十年，結果由晉統一了中國。火燒赤壁是一個重要的大戰役，當時劉備還未得勢，被曹操所襲擊，敗退到夏口。曹操又以得勝之軍進攻東吳，劉備遂與東吳聯合，在長江一帶擺開了戰場，由周瑜統領大軍與曹操對敵。這故事是由曹操下書給周瑜，瑜毀書斬使開始的。在這個戰役中，劉備、孫權得了全勝，並從此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基礎。因為這故事是節錄的，沒有保留原來的回目。插圖是從石印本上選下來的。

火燒赤壁

却說曹操知周瑜毀書斬使，大怒，便喚蔡瑁、張允等一班荊州降將為前部。操自為後軍，催督戰船，到三江口。早見東吳船隻，蔽江而來。為首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大呼曰：『吾乃甘寧也！誰敢來與我決戰？』蔡瑁令弟蔡壎前進。兩船將近，甘寧拈弓搭箭，望蔡壎射來，應弦而倒。寧遂驅船大進，萬弩齊發。曹軍不能抵當。右邊蔣欽，左邊韓當，直衝入曹軍隊中。曹軍大半是青、徐之兵，素不習水戰，大江面上，戰船一擺，早立脚不住。甘寧等三路戰船，縱橫水面。周瑜又催船助戰。曹軍中箭着礮者，不計其數。從巳時直殺到未時，周瑜雖得利，只恐寡不敵衆，遂下令鳴金收住船隻。曹軍敗回，操登旱寨，再整軍士，喚蔡瑁、張允責之曰：『東吳兵少，反為所敗，是汝等不用心耳！』蔡瑁曰：『荊州水軍，久不操練；青、徐之軍，又素不習水戰，故爾致敗。今當先立水寨，令青、徐軍在中，荊州軍在外，每日敎習精熟，方可用之。』操曰：『汝旣為水軍都督，可以便宜從事，何必

稟我？』於是張、蔡二人，自去訓練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以大船居於外為城郭，小船居於內，可通往來。至晚點上燈火，照得天心水面通紅。旱寨三百餘里，煙火不絕。

却說周瑜得勝回寨，犒賞三軍，一面差人到吳侯處報捷。當夜瑜登高觀望，只見西邊火光接天。左右告曰：『此皆北軍燈火之光也。』瑜亦心驚。次日，瑜欲親往探看曹軍水寨，乃命收拾樓船一隻，帶着鼓樂，隨行健將數員，各帶強弓硬弩，一齊上船迤邐前進。至操寨邊，瑜命下了矴石，樓船上鼓樂齊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曰：『此深得水軍之妙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蔡瑁、張允。』瑜思曰：『二人久居江東，諳習水戰，吾必設計先除此二人，然後可以破曹。』正窺看間，早有曹軍飛報曹操，說周瑜偷看吾寨。操命縱船擒捉。瑜見水寨中旗號動，急敎收起矴石，兩邊四下一齊輪轉櫓棹，望江面上如飛而去。比及曹寨中船出時，周瑜的樓船，已離了十數里遠，追之不及，回報曹操。操問衆將曰：『昨日輸了一陣，挫動銳氣，今又被他深窺吾寨，吾當作何計破之？』言未畢，忽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願憑三寸不爛之舌，往江東說此人來降。』曹操

大喜，視之，乃九江人，姓蔣，名幹，字子翼，見為帳下幕賓。操問曰：『子翼與周公瑾相厚乎？』幹曰：『丞相放心。幹到江左，必要成功。』操問：『要將何物去？』幹曰：『只消一童隨往，二僕駕舟，其餘不用。』操甚喜，置酒與蔣幹送行。幹葛巾布袍，駕一隻小舟，徑到周瑜寨中，命傳報：『故人蔣幹相訪。』周瑜正在帳中議事，聞幹至，笑謂諸將曰：『說客至矣。』遂與衆將附耳低言，如此如此。衆將應命而去。瑜整衣冠，引從者數百，皆錦衣花帽，前後簇擁而出。蔣幹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來。瑜拜迎之。幹曰：『公瑾別來無恙？』瑜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幹愕然曰：『吾久別足下，特來敍舊，奈何疑我作說客也？』瑜笑曰：『吾雖不及師曠❶之聰，聞絃歌而知雅意。』幹曰：『足下待故人如此，便請告退。』瑜笑而挽其臂曰：『吾但恐兄為曹氏作說客耳。既無此心，何速去也？』遂同入帳。敍禮畢，坐定，卽傳令悉召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須臾，文官武將，各穿錦衣；帳下偏裨將校，都披銀鎧；分兩行而入。瑜都教相見畢，就列於兩傍而坐，大張筵席，奏軍中得勝之樂，輪換行酒。瑜告

❶師曠是古時有名的音樂家。

衆官曰：『此吾同窗契友也。雖從江北到此，却不是曹家說客。公等勿疑。』遂解佩劍付太史慈曰：『公可佩我劍作監酒。今日宴飲，但敍朋友交情；如有提起曹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卽斬之。』太史慈應諾，按劍坐於席上。蔣幹驚愕，不敢多言。周瑜曰：『吾自領軍以來，滴酒不飲；今日見了故人，又無疑忌，當飲一醉。』說罷，大笑暢飲。座上觥籌交錯。飲至半酣，瑜攜幹手，同步出帳外。左右軍士，皆全裝貫帶，持戈執戟而立。瑜曰：『吾之軍士，頗雄壯否？』幹曰：『眞熊虎之士也。』瑜又引幹到帳後一望，糧草堆如山積。瑜曰：『吾之糧草，頗足備否？』幹曰：『兵精糧足，名不虛傳。』瑜佯醉大笑曰：『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業時，不曾望有今日。』幹曰：『以吾兄高才，實不爲過。』瑜執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假使蘇秦、張儀、陸賈、酈生[一]復出，口似懸河，舌如利刃，安能動我心哉？』言罷大笑。蔣幹面如土色。瑜復攜幹入帳，會諸將再飲；因指諸將曰：『此皆江東之英傑。今日此會，可名「羣英會」。』飲至天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舞劍

[一] 蘇秦、張儀是戰國時代人，陸賈、酈生是西漢人，都是能言善辯的說客謀士。

作歌。歌曰：

丈夫處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將醉；吾將醉兮發狂吟！

歌罷，滿座歡笑。至夜深，幹辭曰：『不勝酒力矣。』瑜命撤席，諸將辭出。瑜曰：『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於是佯作大醉之狀，攜幹入帳共寢。瑜和衣臥倒，嘔吐狼藉。蔣幹如何睡得着，伏枕聽時，軍中鼓打二更，起視殘燈尚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見帳內桌上，堆着一卷文書，乃起牀偷視之，却都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蔡瑁張允謹封』。幹大驚，暗讀之。書略曰：

某等降曹，非圖仕祿，迫於勢耳。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但得其便，卽將操賊之首，獻於麾下。早晚人到，便有關報。幸勿見疑。先此敬覆。

幹思曰：『原來蔡瑁、張允結連東吳！……』遂將書暗藏於衣內。再欲檢看他書時，牀上周瑜翻身，幹急滅燈就寢。瑜口內含糊曰：『子翼，我數日之內，教你看曹賊之首！』幹勉強應之。瑜又曰：『子翼，且住！……教你看

曹賊之首！……』及幹問之，瑜又睡着。幹伏於牀上，將近四更，只聽得有人入帳，喚曰：『都督醒否？』周瑜夢中做忽覺之狀，故問那人曰：『牀上睡着何人？』答曰：『都督請子翼同寢，何故忘却？』瑜懊悔曰：『吾平日未嘗飲醉；昨日醉後失事，不知可曾說甚言語？』那人曰：『江北有人到此。』瑜喝：『低聲！』便喚：『子翼。』蔣幹只妝睡着。瑜潛出帳。幹竊聽之，只聞有人在外曰：『張、蔡二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後面言語頗低，聽不真實。少頃，瑜入帳，又喚『子翼』。蔣幹只是不應，蒙頭假睡。瑜亦解衣就寢。幹尋思：『周瑜是個精細人，天明尋書不見，必然害我。』睡至五更，幹起喚周瑜。瑜却睡着。幹戴上巾幘，潛步出帳，喚了小童，徑出轅門。軍士問：『先生那裏去？』幹曰：『吾在此恐誤都督事，權且告別。』軍士亦不阻擋。幹下船，飛棹回見曹操。操問：『子翼幹事若何？』幹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詞所能動也。』操怒曰：『事又不濟，反爲所笑！』幹曰：『雖不能說周瑜，却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乞退左右。』幹取出書信，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操大怒曰：『二賊如此無禮耶！』卽使喚蔡瑁、張允到帳下。操曰：『我欲使汝二人進兵。』瑁曰：『軍尚未曾

練熟，不可輕進。』操怒曰：『軍若練熟，吾首級獻於周郎矣！』蔡、張二人不知其意，驚慌不能回答。操喝武士推出斬之。須臾，獻頭帳下，操方省悟曰：『吾中計矣！』衆將見殺了張、蔡二人，入問其故。操雖心知中計，却不肯認錯，乃謂衆將曰：『二人怠慢軍法，吾故斬之。』衆皆嗟呀不已。操於衆將內選毛玠、于禁爲水軍都督，以代蔡、張二人之職。細作探知，報過江東。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剿除，吾無憂矣。』肅曰：『都督用兵如此，何愁曹賊不破乎？』瑜曰：『吾料諸將不知此計，獨有諸葛亮識見勝我，想此謀亦不能瞞也。子敬試以言挑之，看他知也不知，便當回報。』

魯肅領了周瑜言語，逕來舟中相探孔明。孔明接入小舟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聽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肅曰：『何喜？』孔明曰：『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不知，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諕得魯肅失色問曰：『先生何由知之？』孔明曰：『這條計只好弄蔣幹。曹操雖被一時瞞過，必然便省悟，只是不肯認錯耳。今蔡、張兩人既死，江東無患矣，如何不賀喜？吾聞曹操換毛玠、于禁爲水軍都督，則這兩個手

裏，好歹送了水軍性命。』魯肅聽了，開口不得，把些言語支吾了半晌，別孔明而回。孔明囑曰：『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恐公瑾心懷妬忌，又要尋事害亮。』魯肅應諾而去，回見周瑜，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瑜大驚曰：『此人決不可留！吾決意斬之！』肅勸曰：『若殺孔明，却被曹操笑也。』瑜曰：『吾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肅曰：『以何公道斬之？』瑜曰：『子敬休問，來日便見。』次日，聚衆將於帳下，教請孔明議事。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即日將與曹軍交戰，水路交兵，當以何兵器為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為先。』瑜曰：『先生之言，甚合愚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為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却。』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效勞。敢問十萬枝箭，何時要用？』瑜曰：『十日之內，可完辦否？』孔明曰：『操軍即日將至，若候十日，必誤大事。』瑜曰：『先生料幾日可完辦？』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戲都督？願納軍令狀。三日不辦，甘當重罰。』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置酒相待曰：『待軍事畢後，自有酬勞。』孔明曰：『今日已不及，

來日造起。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飲了數杯，辭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他自送死，非我逼他。今明白對衆要了文書，他便兩脅生翅，也飛不去。我只分付軍匠人等，教他故意遲延，凡應用物件，都不與齊備。如此，必然誤了日期。那時定罪，有何理說？公今可去探他虛實，却來回報。』肅領命來見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對公瑾說，他必要害我。不想子敬不肯為我隱諱，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子敬只得救我！』肅曰：『公自取其禍，我如何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每船要軍士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為幔，各束草千餘個，分布兩邊。吾別有妙用。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若彼知之，吾計敗矣。』肅允諾，却不解其意，回報周瑜，果然不提起借船之事；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曰：『且看他三日後如何回覆我。』

却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餘人，并布幔束草等物，盡皆齊備，候孔明調用。第一日却不見孔明動靜。第二日亦只不動。至第三日四更時分，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肅問曰：『公召我來何意？』孔明曰：『特請

子敬同往取箭。』肅曰：『何處去取？』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遂命將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徑望北岸進發。是夜大霧漫天，長江之中，霧氣更甚，對面不相見。孔明促舟而進，果然是好大霧！當夜五更時候，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船上擂鼓吶喊。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於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顧酌酒取樂，待霧散便回。』

却說曹操寨中，聽得擂鼓吶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操傳令曰：『重霧迷江，彼軍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軍三千，火速到江邊助射。比及號令到來，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約一萬餘人，盡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發。孔明教把船弔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吶喊。待至日高霧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謝丞相箭！』比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這裏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



用奇謀孔明借箭

却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萬餘箭。明日卽將來射曹軍，却不甚便？』肅曰：『先生眞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為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理，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公瑾教我十日完辦，工匠料物，都不應手，將這一件風流罪過，明是要殺我；我命係於天，公瑾焉能害我哉？』魯肅拜服。

船到岸時，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孔明教於船上取之，可得十萬餘枝。都搬入中軍帳交納。魯肅入見周瑜，備說孔明取箭之事。瑜大驚，慨然歎曰：『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少頃，孔明入寨見周瑜。瑜下帳迎之，稱羨曰：『先生神算，使人敬服。』孔明曰：『詭譎小計，何足為奇？』瑜邀孔明入帳共飲。瑜曰：『昨吾主遣使來催督進軍，瑜未有奇計，願先生教我。』孔明曰：『亮乃碌碌庸才，安有妙計？』瑜曰：『其昨觀曹操水寨，極其嚴整有法，非等閒可攻。思得一計，不知可否。先生幸為我一決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寫於手內，看同也不同。』瑜大

喜，教取筆硯來，先自暗寫了，却送與孔明。孔明亦暗寫了。兩個移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看，皆大笑。原來周瑜掌中字，乃一『火』字，孔明掌中亦一『火』字。瑜曰：『旣我兩人所見相同，更無疑矣。幸勿漏泄。』孔明曰：『兩家公事，豈有漏泄之理？吾料曹操雖兩番經我這條計，然必不爲備。今都督儘行之可也。』飲罷分散，諸將皆不知其事。

却說曹操平白地折了十五六萬箭，心中氣悶。荀攸進計曰：『江東有周瑜、諸葛亮二人用計，急切難破；可差人去東吳詐降，爲奸細內應，以通消息，方可圖也。』操曰：『此言正合吾意。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攸曰：『蔡瑁被誅，蔡氏宗族，皆在軍中。瑁之族弟蔡中、蔡和現爲副將。丞相可以恩結之，差往詐降東吳，必不見疑。』操從之，當夜密喚二人入帳囑付曰：『汝二人可用些少軍士，去東吳詐降。但有動靜，使人密報。事成之後，重加封賞。休懷二心。』二人曰：『吾等妻子俱在荊州，安敢懷二心？丞相勿疑。某二人必取周瑜、諸葛亮之首，獻於麾下。』操厚賞之。次日，二人帶五百軍士，駕船數隻，順風望着南岸來。

且說周瑜正理會進兵之事，忽報江北有船來到江口，稱是蔡瑁之弟蔡

和、蔡中特來投降。瑜喚入。二人哭拜曰：『吾兄無罪，被操賊所殺。吾二人欲報兄仇，特來投降。望賜收錄，願為前部。』瑜大喜，重賞二人，即命與甘寧引軍為前部。二人拜謝，以為中計。瑜密喚甘寧分付曰：『此二人不帶家小，非真投降，乃曹操使來為奸細者。吾今欲將計就計，敎他通報消息。汝可慇懃相待，就裏隄防。至出兵之日，先要殺他兩個祭旗。汝切須小心，不可有誤。』甘寧領命而去。魯肅入見周瑜曰：『蔡中、蔡和之降，多應是詐，不可收用。』瑜叱曰：『彼因曹操殺其兄，欲報仇而來降，何詐之有？你若如此多疑，安能容天下之士乎？』肅默然而退，乃往告孔明。孔明笑而不言。肅曰：『孔明何故哂笑？』孔明曰：『吾笑子敬不識公瑾用計耳。大江隔遠，細作極難往來。操使蔡中、蔡和詐降，竊探我軍中事，公瑾將計就計，正要他通報消息。兵不厭詐，公瑾之謀是也。』肅方纔省悟。

却說周瑜夜坐帳中，忽見黃蓋潛入中軍來見周瑜。瑜曰：『公覆夜至，必有良謀見敎。』蓋曰：『彼衆我寡，不宜久持，何不用火攻之？』瑜曰：『誰敎公獻此計？』蓋曰：『某出自己意，非他人之所敎也。』瑜曰：『吾

正欲如此，故留蔡中、蔡和詐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恨無一人為我行詐降計耳。』蓋曰：『某願行此計。』瑜曰：『不受些苦，彼如何肯信？』蓋曰：『某受孫氏厚恩，雖肝腦塗地，亦無怨悔。』瑜拜而謝之曰：『君若肯行此苦肉計，則江東之萬幸也。』蓋曰：『某死亦無怨。』遂謝而出。次日，周瑜鳴鼓大會諸將於帳下。孔明亦在座。周瑜曰：『操引百萬之衆，連絡三百餘里，非一日可破。今令諸將各領三個月糧草，準備禦敵。』言未訖，黃蓋進曰：『莫說三個月；便支三十個月糧草，也不濟事。若是這個月破的便破；若是這個月破不的，只可依張子布(一)之言，棄甲倒戈，北面而降之耳。』周瑜勃然變色大怒曰：『吾奉主公之命，督兵破曹，敢有再言降者必斬！今兩軍相敵之際，汝敢出此言，慢我軍心，不斬汝首，難以服衆！』喝左右將黃蓋斬訖報來。黃蓋亦怒曰：『吾自隨破虜將軍，縱橫東南，已歷三世，那有你來！』瑜大怒，喝令速斬。甘寧進前告曰：『公覆乃東吳舊臣，望寬恕之。』瑜喝曰：『汝何敢多言，亂吾法度！』先叱左右將甘寧亂棒打出。衆官皆跪告曰：『黃蓋罪固當誅，但於軍不利。望都督寬恕，權且記罪。

(一) 張子布就是張昭，他是東吳主張投降的人物。

破曹之後，斬亦未遲。』瑜怒未息。衆官苦苦告求。瑜曰：『若不看衆官面皮，決須斬首！今且免死！』命左右拖翻，打一百脊杖，以正其罪。衆官又告免。瑜推翻案桌，叱退衆官，喝教行杖。将黃蓋剝了衣服，拖翻在地，打了五十脊杖。衆官又復苦苦求免。瑜躍起指蓋曰：『汝敢小覷我耶！且記下五十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罰！』恨聲不絕而入帳中。衆官扶起黃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扶歸本寨，昏絕幾次。動問之人，無不下淚。魯肅也往看問了，來至孔明船中，謂孔明曰：『今日公瑾怒責公覆，我等皆是他部下，不敢犯顏苦諫。先生是客，何故袖手旁觀，不發一語？』孔明笑曰：『子敬欺我！』肅曰：『肅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一事相欺，今何出此言？』孔明曰：『子敬豈不知公瑾今日毒打黃公覆，乃其計耶？如何要我勸他？』肅方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能瞞過曹操？今必令黃公覆去詐降，却教蔡中、蔡和報知其事矣。子敬見公瑾時，切勿言亮先知其事，只説亮也埋怨都督便了。』肅辭去，入帳見周瑜。瑜邀入帳後。肅曰：『今日何故痛責黃公覆？』瑜曰：『諸将怨否？』肅曰：『多有心中不安者。』瑜曰：『孔明之意若何？』肅曰：『他也埋怨都督忒情薄。』瑜笑曰：

『今番須瞞過他也。』肅曰：『何謂也？』瑜曰：『今日痛打黃蓋，乃計也。吾欲令他詐降，先須用苦肉計，瞞過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以取勝。』肅乃暗思孔明之高見，却不敢明言。

且說黃蓋臥於帳中，諸將皆來動問。蓋不言語，但長吁而已。忽報參謀闞澤來問，蓋令請入臥內，叱退左右。闞澤曰：『將軍莫非與都督有仇？』蓋曰：『非也。』澤曰：『然則公之受責，莫非苦肉計乎？』蓋曰：『何以知之？』澤曰：『某觀公瑾舉動，已料着八九分。』蓋曰：『某受吳侯三世厚恩，無以為報，故獻此計，以破曹操。吾雖受苦，亦無所恨。吾遍觀軍中，無一人可為心腹者。唯公素有忠義之心，敢以心腹相告。』澤曰：『公之告我，無非要我獻詐降書耳。』蓋曰：『實有此意。未知肯否？』闞澤欣然領諾。

却說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好學，與人傭工，嘗借人書來看。看過一遍，便不遺忘。口才辯給，少有膽氣。孫權召為參謀，與黃蓋最相善。蓋知其能言有膽，故欲使獻詐降書。澤欣然應諾曰：『大丈夫處世，不能立功建業，不幾與草木同腐乎？公既捐軀報主，澤又何惜微生？』黃蓋滾下牀

來，拜而謝之。澤曰：『事不可緩，卽今便行。』蓋曰：『書已修下了。』澤領了書，只就當夜扮作漁翁，駕小舟，望北岸而行。是夜寒星滿天，三更時候，早到曹軍水寨。巡江軍士拿住，連夜報知曹操。操曰：『莫非是奸細麼？』軍士曰：『只一漁翁，自稱是東吳參謀闞澤，有機密事來見。』操便教引將入來。軍士引闞澤至，只見帳上燈燭焊煌。曹操憑几危坐，問曰：『汝旣是東吳參謀，來此何幹？』澤曰：『人言曹丞相求賢若渴，今觀此問，甚不相合。——黃公覆，汝又錯尋思了也！』操曰：『吾與東吳旦夕交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澤曰：『黃公覆乃東吳三世舊臣，今被周瑜於衆將之前，無端毒打，不勝忿恨。因欲投降丞相，爲報讎之計，特謀之於我。我與公覆，情同骨肉，徑來爲獻密書。未知丞相肯容納否？』操曰：『書在何處？』闞澤取書呈上。操拆書，就燈下觀看。書略曰：

蓋受孫氏厚恩，本不當懷二心。然以今日事勢論之：用江東六郡之卒，當中國百萬之師，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吳將吏，無論智愚，皆知其不可。周瑜小子，偏懷淺戇。自負其能，輒欲以卵敵石；兼之擅作威福，無罪受刑，有功不賞。蓋係舊臣，無端爲所摧辱，心實恨

之。伏聞丞相，誠心待物，虛懷納士，蓋願率衆歸降，以圖建功雪恥。糧草車仗，隨船獻納。泣血拜白，萬勿見疑。

曹操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了十餘次，忽然拍案張目大怒曰：『黃蓋用苦肉計，令汝下詐降書，就中取事，却敢來戲侮我耶！』便教左右推出斬之。左右將闞澤簇下。澤面不改容，仰天大笑。操教牽回，叱曰：『吾已識破奸計，汝何故哂笑？』澤曰：『吾不笑你。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操曰：『何不識人？』澤曰：『殺便殺，何必多問！』操曰：『吾自幼熟讀兵書，深知奸僞之道。汝這條計，只好瞞別人，如何瞞得我！』澤曰：『你且說書中那件事是奸計？』操曰：『我說出你那破綻，教你死而無怨！你既是真心獻書投降，如何不明約幾時？如今你有何理說？』闞澤聽罷，大笑曰：『虧汝不惶恐，敢自誇熟讀兵書！還不及早收兵回去！倘若交戰，必被周瑜擒矣！無學之輩！可惜吾屈死汝手！』操曰：『何謂我無學？』澤曰：『汝不識機謀，不明道理，豈非無學？』操曰：『你且說我那幾般不是處？』澤曰：『汝無待賢之禮，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操曰：『汝若說得有理，我自然敬服。』澤曰：『豈不聞「背主作竊，不可定期」？倘今約定日期，急切下不得

手，這裏反來接應，事必泄漏。但可覷便而行，豈可預期相訂乎？汝不明此理，欲屈殺好人，真無學之輩也！』操聞言，改容下席而謝曰：『某見事不明，誤犯尊威，幸勿掛懷。』澤曰：『吾與黃公覆，傾心投降，如嬰兒之望父母，豈有詐乎？』操大喜曰：『若二人能建大功，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曰：『某等非為爵祿而來，實應天順人耳。』操取酒待之。少頃，有人入帳，於操耳邊私語。操曰：『將書來看。』其人以密書呈上。操觀之，顏色頗喜。闞澤暗思：『此必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操故喜我投降之事為真實也。』操曰：『煩先生再回江東，與黃公覆約定，先通消息過江，吾以兵接應。』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復還。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操曰：『若他人去，事恐泄漏。』澤再三推辭；良久，乃曰：『若去則不可久停，便當行矣。』操賜以金帛，澤不受，辭別出營，再駕扁舟，重回江東，來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辯，則蓋徒受苦矣。』澤曰：『吾今去甘寧寨中，探蔡中、蔡和消息。』蓋曰：『甚善。』澤至寧寨，寧接入。澤曰：『將軍昨為救黃公覆，被周公瑾所辱，吾甚不平。』寧笑而不答。正話間，蔡和、蔡中至。澤以目送甘寧，寧會意，乃曰：『周公瑾只自

恃其能，全不以我等為念。我今被辱，羞見江左諸人！』說罷，咬牙切齒，拍案大叫。澤乃虛與寧耳邊低語。寧低頭不言，長歎數聲。蔡和、蔡中見澤、寧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將軍何故煩惱？先生有何不平？』澤曰：『吾等腹中之苦，汝豈知耶？』蔡和曰：『莫非欲背吳投曹耶？』闞澤失色。甘寧拔劍而起曰：『吾事已為窺破，不可不殺之以滅口！』蔡和、蔡中慌曰：『二公勿憂，吾亦當以心腹之事相告。』寧曰：『可速言之。』蔡和曰：『吾二人乃曹公使來詐降者。二公若有歸順之心，吾當引進。』寧曰：『汝言果真乎？』二人齊聲曰：『安敢相欺？』寧佯喜曰：『若如此，是天賜其便也！』二蔡曰：『黃公覆與將軍被辱之事，吾已報知丞相矣。』澤曰：『吾已為黃公覆獻書丞相，今特來見興霸，相約同降耳。』寧曰：『大丈夫旣遇明主，自當傾心相投。』於是四人共飲，同論心事。二蔡卽時寫書，密報曹操，說甘寧與某同為內應。闞澤另自修書，遣人密報曹操。書中具言黃蓋欲來，未得其便；但看船頭插青牙旗而來者，卽是也。

却說曹操連得二書，心中疑惑不定，聚衆謀士商議曰：『江左甘寧，被周瑜所辱，願為內應；黃蓋受責，令闞澤來納降；俱未可深信。誰敢直入周

瑜寨中，探聽實信？』蔣幹進曰：『某前日空往東吳，未得成功，深懷慚愧。今願捨身再往，務得實信，回報丞相。』操大喜，卽時令蔣幹上船。幹駕小舟，徑到江南水寨邊，便使人傳報。周瑜聽得幹又到，大喜曰：『吾之成功，只在此人身上！』遂囑付魯肅：請龐士元來，為我如此如此。原來襄陽龐統，字士元，因避亂寓居江東。魯肅曾薦之於周瑜，統未及往見。瑜先使肅問計於統曰：『破曹當用何策？』統密謂肅曰：『欲破曹兵，須用火攻；但大江面上，一船着火，餘船四散，除非獻「連環計」，敎他釘作一處，然後功可成也。』肅以告瑜，瑜深服其論，因謂肅曰：『為我行此計者，非龐士元不可。』肅曰：『只怕曹操奸猾，如何去得？』周瑜沈吟未決。正尋思沒個機會，忽報蔣幹又來。瑜大喜，一面分付龐統用計；一面坐於帳上，使人請幹。幹見不來接，心中疑慮，敎把船於僻靜岸口繫纜，乃入寨見周瑜。瑜作色曰：『子翼何故欺吾太甚？』蔣幹笑曰：『吾想與你乃舊日弟兄，特來吐心腹事，何言相欺也？』瑜曰：『汝要說我降，除非海枯石爛！前番吾念舊日交情，請你痛飲一醉，留你同榻，你却盜吾私書，不辭而去，歸報曹操，殺了蔡瑁、張允，致使吾事不成。今日無故又來，必不懷好意！吾不看舊日之情，一刀

兩段！本待送你過去，爭奈吾一二日間，便要破曹賊；待留你在軍中，又必有泄漏。』便教左右：『送子翼往西山庵中歇息。待吾破了曹操，那時渡你過江未遲。』蔣幹再欲開言，周瑜已入帳後去了。左右取馬與蔣幹乘坐，送到西山背後小庵歇息，撥兩個軍人伏侍。幹在庵內，心中憂悶，寢食不安。是夜星露滿天，獨步出庵後，只聽得讀書之聲。信步尋去，見山巖畔有草屋數椽，內射燈光。幹往窺之，只見一人挂劍燈前，誦孫、吳㊀兵書。幹思此必異人也，叩戶請見。其人開門出迎，儀表非俗。幹問姓名，答曰：『姓龐，名統，字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幹喜曰：『久聞大名，今何僻居此地？』答曰：『周瑜自恃才高，不能容物，吾故隱居於此。公乃何人？』幹曰：『吾蔣幹也。』統乃邀入草庵，共坐談心。幹曰：『以公之才，何往不利？如肯歸曹，幹當引進。』統曰：『吾亦欲離江東久矣。公既有引進之心，即今便當一行。如遲則周瑜聞之，必將見害。』於是與幹連夜下山，至江邊尋着原來船隻，飛棹投江北。既至操寨，幹先入見，備述前事。操聞鳳雛先生來，親自出帳迎入，分賓主坐定，問曰：『周

㊀孫是孫武，吳是吳起，都是戰國時候的軍事家，很會用兵作戰，著有兵書。

瑜年幼，恃才欺衆，不用良謀。操久聞先生大名，今得惠顧，乞不吝教誨。』統曰：『某素聞丞相用兵有法，今願一覩軍容。』操教備馬，先邀統同觀旱寨。統與操並馬登高而望。統曰：『傍山依林，前後顧盼，出入有門，進退曲折，雖孫、吳再生，穰苴㈠復出，亦不過此矣。』操曰：『先生勿得過譽，尚望指教。』於是又與同觀水寨。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皆有艨艟戰艦，列為城郭，中藏小船，往來有巷，起伏有序，統笑曰：『丞相用兵如此，名不虛傳！』因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周郎！尅期必亡！』操大喜回寨，請入帳中，置酒共飲，同說兵機。統高談雄辯，應答如流。操深敬服，慇懃相待。統佯醉曰：『敢問軍中有良醫否？』操問何用。統曰：『水軍多疾，須用良醫治之。』時操軍因不服水土，俱生嘔吐之疾，多有死者。操正慮此事，忽聞統言，如何不問？統曰：『丞相教練水軍之法甚妙，但可惜不全。』操再三請問。統曰：『某有一策，使大小水軍，並無疾病，安穩成功。』操大喜，請問妙策。統曰：『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風浪不息。北兵不慣乘舟，受此顛播，便生疾病。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或三十為一排，或五十為一排，

㈠穰苴，春秋時齊國人，姓田，官大司馬，很會用兵，又名司馬穰苴。

首尾用鐵環連鎖，上鋪闊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他風浪潮水上下，復何懼哉？』曹操下席而謝曰：『非先生良謀，安能破東吳耶？』統曰：『愚淺之見，丞相自裁之。』操卽時傳令，喚軍中鐵匠，連夜打造連環大釘，鎖住船隻。諸軍聞之，俱各喜悅。龐統又謂操曰：『某觀江左豪傑，多有怨周瑜者。某憑三寸舌，為丞相說之，使皆來降。周瑜孤立無援，必為丞相所擒。瑜旣破，則劉備無所用矣。』操曰：『先生果能成大功，操請奏聞天子，封為三公之列。』統曰：『某非為富貴，但欲救萬民耳。丞相渡江，慎勿殺害。』操曰：『吾替天行道，安忍殺戮人民？』統拜求榜文，以安宗族。操曰：『先生家屬，見居何處？』統曰：『只在江邊。若得此榜，可保全矣。』操命寫榜僉押付統。統拜謝曰：『別後可速進兵，休待周郎知覺。』操然之。統拜別，至江邊，正欲下船，忽見岸上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住統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闞澤下詐降書，你又來獻連環計，只恐燒不盡絕！你們把出這等毒手來，只好瞞曹操，也須瞞我不得！』龐統聞言，吃了一驚；急回視其人，原來却是徐庶。統見是故人，心下方定；回顧左右無人，乃曰：『你若說破我計，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皆是你送了也！』庶笑曰：『此

間八十三萬人馬，性命如何？』統曰：『元直真欲破我計耶？』庶曰：『吾感劉皇叔厚恩，未嘗忘報。曹操送死吾母，吾已說過終身不設一謀，今安肯破兄良策？只是我亦隨軍在此，兵敗之後，玉石不分，豈能免難？君當教我脫身之術，我卽緘口遠避矣。』統笑曰：『元直如此高見遠識，諒此有何難哉？』庶曰：『願先生賜教。』統去徐庶耳邊，略說數句。庶大喜，拜謝。龐統別却徐庶下船，自回江東。

且說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次日，寨中三三五五，交頭接耳而說。早有探事人報知曹操，說：『軍中傳言西涼州韓遂、馬騰謀反，殺奔許都來。』操大驚，急聚衆謀士商議曰：『吾引兵南征，心中所憂者，韓遂、馬騰耳。軍中謠言，雖未辨虛實，然不可不防。』言未畢，徐庶進曰：『庶蒙丞相收錄，恨無寸功報效。請得三千人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有緊急，再行告報。』操喜曰：『若得元直去，吾無憂矣。散關之上，亦有軍兵，公統領之。目下撥三千馬步軍，命臧霸爲先鋒，星夜前去，不可稽遲。』徐庶辭了曹操，與臧霸便行。此便是龐統救徐庶之計。

次日，水軍都督毛玠、于禁詣帳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配搭連鎖

停當。旌旗戰具，一一齊備，請丞相調遣，尅日進兵。』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上坐定，喚集諸將，各各聽令。水旱二軍，俱分五色旗號。水軍中央黃旗毛玠、于禁，前軍紅旗張郃，後軍皂旗呂虔，左軍青旗文聘，右軍白旗呂通。馬步前軍紅旗徐晃，後軍皂旗李典，左軍青旗樂進，右軍白旗夏侯淵。水陸路都接應使，夏侯惇、曹洪；護衛往來監戰使，許褚、張遼。其餘驍將，各依隊伍。令畢，水軍寨中發擂三通，各隊伍戰船，分門而出。是日西北風驟起，各船拽起風帆，衝波激浪，穩如平地。北軍在船上，踴躍施勇，刺鎗使刀，前後左右，各軍旗旛不雜。又有小船五十餘隻，往來巡警催督。操立於將臺之上，觀看調練，心中大喜，以為必勝之法；教且收住帆幔，各依次序回寨。操升帳謂衆謀士曰：『若非天命助吾，安得鳳雛妙計？鐵索連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程昱曰：『船皆連鎖，固是平穩；但彼若用火攻，難以迴避。不可不防。』操大笑曰：『程仲德雖有遠慮，却還有見不到處。』荀攸曰：『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操曰：『凡用火攻，必藉風力。方今隆冬之際，但有西風北風，安有東風南風耶？吾居於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燒自己之兵也，吾何懼哉？若是十月小春

之時，吾早已隄備矣。』諸將皆拜伏曰：『丞相高見，衆人不及。』操顧諸將曰：『青、徐、燕、代之衆，不慣乘舟。今非此計，安能涉大江之險？』只見班部中，二將挺身出曰：『小將雖幽、燕之人，也能乘舟。今願借巡船二十隻，直至北江口，奪旗鼓而還，以顯北軍亦能乘舟也。』操視之，乃袁紹手下舊將焦觸、張南也。操曰：『汝等皆生長北方，恐乘舟不便。江南之兵，往來水上，習練精熟，汝勿輕以性命為兒戲也。』焦觸、張南大叫曰：『如其不勝，甘受軍法。』操曰：『戰船盡已連鎖，惟有小舟。每舟可容二十人。只恐未便接戰。』觸曰：『若用大船，何足為奇？乞付小舟二十餘隻。某與張南各引一半，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須要奪旗斬將而還。』操曰：『吾與汝二十隻船，差撥精銳軍五百人，皆長鎗硬弩。到來日天明，將大寨船出到江面上，遠為之勢。更差文聘亦領三十隻巡船接應汝回。』焦觸、張南欣喜而退。次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已定，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船皆出寨，分布水面。長江一帶，青紅旗號交雜。焦觸、張南領哨船二十隻，穿寨而出，望江南進發。

却說南岸隔日聽得鼓聲喧震，遙望曹操調練水軍，探事人報知周瑜。瑜

往山頂觀之，操軍已收回。次日，忽又聞鼓聲震天，軍士急登高觀望，見有小船衝波而來，飛報中軍。周瑜問帳下誰敢先出。韓當、周泰二人齊出曰：『某當權為先鋒破敵。』瑜喜，傳令各寨嚴加守禦，不可輕動。韓當、周泰各引哨船五隻，分左右而出。

却說焦觸、張南憑一勇之氣，飛棹小船而來。韓當胸披掩心，手執長鎗，立於船頭。焦觸船先到，便命軍士亂箭望韓當船上射來。當用牌遮隔。焦觸撚長鎗與韓當交鋒，當手起一鎗，刺死焦觸，張南隨後大叫趕來。隔斜裏周泰船出。張南挺鎗立於船頭，兩邊弓矢亂射。周泰一臂挽牌，一手提刀。兩船相離七八尺，泰即飛身一躍，直躍過張南船上，手起刀落，砍張南於水中，亂殺駕舟軍士。衆船飛棹急回。韓當、周泰催船追趕，到半江中，恰與文聘船相迎。兩邊便擺定船廝殺。

却說周瑜引衆將立於山頂，遙望江北水面艨艟戰船，排合江上，旗幟號帶，皆有次序；回看文聘與韓當、周泰相持。韓當、周泰奮力攻擊，文聘抵敵不住，回船而走。韓、周二人，急催船追趕。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便將白旗招颭，令衆鳴金。二人乃揮棹而回。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盡入水

寨。瑜顧謂衆將曰：『江北戰船，如蘆葦之密；操又多謀，當用何計以破之？』衆未及對，忽見曹軍寨中，被風吹折中央黄旗，飄入江中。瑜大笑曰：『此不祥之兆也！』正觀之際，忽狂風大作，江中波濤拍岸。一陣風過，刮起旗角於周瑜臉上拂過。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口吐鮮血。諸將急救起時，却早不省人事。左右救回帳中。諸將皆來動問，盡皆愕然，相顧曰：『江北百萬之衆，虎踞鯨吞，不料都督如此。倘曹兵一至，如之奈何？』慌忙差人中報吳侯，一面求醫調治。

却說魯肅見周瑜臥病，心中憂悶，來見孔明，言周瑜猝病之事。孔明曰：『公以為何如？』肅曰：『此乃曹操之福，江東之禍也。』孔明笑曰：『公瑾之病，亮亦能醫。』肅曰：『誠如此，則國家萬幸！』卽請孔明同去看病。肅先入見周瑜。瑜以被蒙頭而臥。肅曰：『都督病勢若何？』周瑜曰：『心腹攪痛，時復昏迷。』肅曰：『曾服何藥餌？』瑜曰：『心中嘔逆，藥不能下。』肅曰：『適來去望孔明，言能醫都督之病。見在帳外，煩來醫治，如何？』瑜命請入，敎左右扶起，坐於牀上。孔明曰：『連日不晤君顏，何期貴體不安？』瑜曰：『「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孔明笑曰：

『「天有不測風雲」，人又豈能料乎？』瑜聞失色，乃作呻吟之聲。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瑜曰：『然。』孔明曰：『必須用涼藥以解之。』瑜曰：『已服涼藥，全然無效。』孔明曰：『須先理其氣；氣若順，則呼吸之間，自然痊可。』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順氣，當服何藥？』孔明笑曰：『亮有一方，便敎都督氣順。』瑜曰：『願先生賜敎。』孔明索紙筆，屛退左右，密書十六字曰：

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寫畢，遞與周瑜曰：『此都督病源也。』瑜見了大驚，暗思：『孔明眞神人也！早已知我心事！只索以實情告之。』乃笑曰：『先生已知我病源，將用何藥治之？事在危急，望卽賜敎。』孔明曰：『亮雖不才，曾遇異人，傳授奇門遁甲天書，可以呼風喚雨。都督若要東南風時，可於南屛山建一臺，名曰七星壇。高九尺，作三層，用一百二十人，手執旗旛圍繞。亮於臺上作法，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助都督用兵，何如？』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一夜大風，大事可成矣。只是事在目前，不可遲緩。』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如何？』瑜聞言大喜，矍然而起，

便傳令差五百精壯軍士，往南屛山築壇；撥一百二十人，執旗守壇，聽候使令。孔明辭別出帳，與魯肅上馬，來南屛山相度地勢，令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齋戒，身被道衣，跣足散髮，來到壇前，分付魯肅曰：『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倘亮所祈無應，不可有怪。』魯肅別去。孔明囑付守壇將士：『不許擅離方位。不許交頭接耳。不許失口亂言。不許失驚打怪。如違令者斬。』衆皆領命。孔明緩步登壇，觀瞻方位已定，焚香於爐，注水於盂，仰天暗祝。下壇入帳中少歇，令軍士更替吃飯。孔明一日上壇三次，下壇三次，却並不見有東南風。

且說周瑜請程普、魯肅一班軍官，在帳中伺候，只等東南風起，便調兵出；一面關報孫權接應。黃蓋已自準備火船二十隻，船頭密布大釘；船內裝載蘆葦乾柴，灌以魚油，上鋪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各用青布油單遮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船尾各繫走舸，在帳下聽候，只等周瑜號令。甘寧、闞澤窩盤蔡和、蔡中在水寨中，每日飲酒，不放一卒登岸。周圍盡是東吳軍馬，把得水泄不通。只等帳上號令下來。周瑜正在帳中坐議，探子來報：『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只等都督好音。』瑜卽差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

士：『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櫓等物。號令一出，時刻休違。倘有違誤，卽按軍法。』衆兵將得令，一個個磨拳擦掌，準備廝殺。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風不動。瑜謂魯肅曰：『孔明之言謬矣。隆冬之時，怎得東南風乎？』肅曰：『吾料孔明必不謬談。』將近三更時分，忽聽風聲響，旗旛轉動。瑜出帳看時，旗帶竟飄西北，霎時間東南風大起。瑜駭然曰：『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測之術！若留此人，乃東吳禍根也。及早殺却，免生他日之憂。』急喚帳前護軍校尉丁奉、徐盛二將：『各帶一百人。徐盛從江內去，丁奉從旱路去，都到南屏山七星壇前。休問長短，拿住諸葛亮便行斬首，將首級來請功。』二將領命，徐盛下船，一百刀斧手，蕩開棹槳；丁奉上馬，一百弓弩手，各跨征駒，往南屏山來。於路正迎着東南風起。丁奉馬軍先到，見壇上執旗將士，當風而立。丁奉下馬提劍上壇，不見孔明，慌問守壇將士。答曰：『恰纔下壇去了。』丁奉忙下壇尋時，徐盛船已到。二人聚於江邊。小卒報曰：『昨晚一隻快船停在前面灘口，適間却見孔明披髮下船。那船望上水去了。』丁奉、徐盛便分水陸兩路追襲，徐盛教拽起滿帆，搶風而使。遙望前船不遠，徐盛在船頭上高聲大叫：『軍師休去！



七星壇諸葛祭風

都督有請！』只見孔明立於船尾大笑曰：『上覆都督，好好用兵。諸葛亮暫回夏口，異日再容相見。』徐盛曰：『請暫少住，有緊話說。』孔明曰：『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必來加害，預先教趙子龍來相接。將軍不必追趕。』徐盛見前船無篷，只顧趕去。看看至近，趙雲拈弓搭箭，立於船尾大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奉令特來接軍師。你如何來追趕？本待一箭射死你來，顯得兩家失了和氣。教你知我手段！』言訖，箭到處，射斷徐盛船上篷索。那篷墮下落水，其船便橫。趙雲却教自己船上拽起滿帆，乘順風而去。其船如飛，追之不及。岸上丁奉喚徐盛船近岸言曰：『諸葛亮神機妙算，人不可及。更兼趙雲有萬夫不當之勇。汝知他當陽長坂時否？吾等只索回報便了。』於是二人回見周瑜，言孔明預先約趙雲迎接去了。周瑜大驚曰：『此人如此多謀，使我曉夜不安矣！』魯肅曰：『且待破曹之後，却再圖之。』瑜從其言，喚集諸將聽令。先教甘寧帶了蔡中並降卒沿南岸而走：『只打北軍旗號，直取烏林地面，正當曹操屯糧之所。深入軍中，舉火為號。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我有用處。』第二喚太史慈分付：『你可領三千兵，直奔黃州地界，斷曹操合淝接應之兵，就逼曹兵放火為號。只看紅旗，便是吳侯接

應兵到。』這兩隊兵最遠先發。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去烏林接應甘寧，焚燒曹操寨柵。第四喚凌統領三千兵，直截彝陵界首，只看烏林起火，以兵應之。第五喚董襲領三千兵，直取漢陽；從漢川殺奔曹操寨中，看白旗接應。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盡打白旗往漢陽接應董襲。六隊船隻各自分路去了。却令黃蓋安排火船，使小卒馳書約曹操今夜來降。一面撥戰船四隻，隨於黃蓋船後接應。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前面各排列火船二十隻。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艨艟上督戰，徐盛、丁奉為左右護衛，只留魯肅共闞澤及衆謀士守寨。程普見周瑜調軍有法，甚相敬服。

却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說已差陸遜為先鋒，直抵蘄、黃地面進兵，吳侯自為後應。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礮，南屏山舉旗號。各各準備停當，只等黃昏舉動。

却說曹操在大寨中，與衆將商議，只等黃蓋消息。當日東南風起甚緊，程昱入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宜預隄防。』操笑曰：『冬至一陽生，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為怪？』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小船來到，說有

黃蓋密書。操急喚入。其人呈上書。書中訴說：『周瑜關防得緊，因此無計脫身。今有鄱陽湖新運到糧，周瑜差蓋巡哨，已有方便。好歹殺江東名將，獻首來降。只在今晚三更，船上插青龍牙旗者，卽糧船也。』操大喜，遂與衆將來到水寨中大船上，觀望黃蓋船到。

且說江東天色向晚，周瑜喚出蔡和，令軍士縛倒。和叫無罪。瑜曰：『汝是何等人，敢來詐降！吾今缺少福物祭旗，願借你首級。』和抵賴不過，大叫曰：『汝家闞澤、甘寧亦曾與謀！』瑜曰：『此乃吾之所使也。』蔡和悔之無及。瑜令捉至江邊皂纛旗下，奠酒燒紙，一刀斬了蔡和，用血祭旗畢，便令開船。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上獨披掩心，手提利刃，旗上大書『先鋒黃蓋』。蓋乘一天順風，望赤壁進發。是時東風大作，波浪洶湧。操在中軍遙望隔江，看看月上，照耀江水，如萬道金蛇，翻波戲浪。操迎風大笑，自以爲得志。忽一軍指說：『江南隱隱一簇帆幔，使風而來。』操憑高望之。報稱：皆插青龍牙旗。內中有大旗，大書先鋒黃蓋名字。操笑曰：『公覆來降，此天助我也！』來船漸近。程昱觀望良久，謂操曰：『來船必詐。且休教近寨。』操曰：『何以知之？』程昱曰：『糧在船中，船必穩重。今觀來

船，輕而且浮；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倘有詐謀，何以當之？」操省悟，便問：「誰去止之？」文聘曰：「某在水上頗熟，願請一往。」言畢，跳下小船，用手一指，十數隻巡船，隨文聘船出。聘立在船頭，大叫：「丞相鈞旨，南船且休近寨，就江心拋住。」衆軍齊喝：「快下了篷！」言未絕，弓弦響處，文聘被箭射中左臂，倒在船中。船上大亂，各自奔回。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助火勢，船如箭發，煙焰障天。二十隻火船，撞入水寨。曹寨中船隻一時盡着；又被鐵環鎖住，無處逃避。隔江礮響，四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地。曹操回觀岸上營寨，幾處煙火。黃蓋跳在小船上，背後數人駕舟，冒煙突火，來尋曹操。操見勢急，方欲跳上岸，忽張遼駕一小脚船，扶操下得船時，那隻大船，已自着了。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飛奔岸口。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料是曹操，乃催船速進，手提利刃，高聲大叫：「曹賊休走！黃蓋在此！」操叫苦連聲。張遼拈弓搭箭，覷着黃蓋較近，一箭射去。此時風聲正大，黃蓋在火光中，那裏聽得弓弦響，正中肩窩，翻身落水。韓當冒煙突火來攻水寨，忽聽得士卒報道：「後梢舵



三江口周郎縱火

上一人，高叫將軍表字。』韓當細聽，但聞高叫：『公義救我！』當曰：『此黃公覆也！』急教救起。見黃蓋負箭着傷，咬出箭桿，箭頭陷在肉內。韓當急為脫去濕衣，用刀剜出箭頭，扯旗束之，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了，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原來黃蓋深知水性，故大寒之時，和甲墮江，也逃得性命。

却說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火須兵應，兵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曹軍着鎗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計其數。

且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寧將蔡中一刀砍於馬下，就草上放起火來。呂蒙遙望中軍火起，也放十數處火，接應甘寧。潘璋、董襲分頭放火吶喊。四下裏鼓聲大震。曹操與張遼引百餘騎，在火林內走，看前面無一處不着。正走之間，毛玠救得文聘，引十數騎到。操令軍尋路。張遼指道：『只有烏林，地面空闊可走。』操徑奔烏林。正走間，背後一軍趕到，大叫：『曹賊休走！』火光中現出呂蒙旗號。操催軍馬向前，留張遼斷後，抵敵呂

蒙。却見前面火把又起，從山谷中擁出一軍，大叫：『凌統在此！』曹操肝膽皆裂。忽刺斜裏一彪軍到，大叫：『丞相休慌！徐晃在此！』彼此混戰一場，一路望北而走。忽見一隊軍馬，屯在山坡前。徐晃出問，乃是袁紹手下降將馬延、張顗，有三千北地軍馬，列寨在彼；當夜見滿天火起，未敢轉動，恰好接着曹操。操教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其餘留着護身。操得這枝生力軍馬，心中稍安。馬延、張顗二將，飛騎前行。不到十里，喊聲起處，一彪軍出。為首一將，大呼曰：『吾乃東吳甘興霸也！』馬延正欲交鋒，早被甘寧一刀斬於馬下。張顗挺鎗來迎，寧大喝一聲，顗措手不及，被寧手起一刀，翻身落馬。後軍飛報曹操。操此時只望合淝有兵救應，不想孫權在合淝路口，望見江中火光，知是我軍得勝，便教陸遜舉火為號；太史慈見了，與陸遜合兵一處，衝殺將來。操只得望彝陵而走。路上撞見張郃，操令斷後。縱馬加鞭，走至五更，回望火光漸遠，操心方定，問曰：『此是何處？』左右曰：『此是烏林之西，宜都之北。』操見樹木叢雜，山川險峻，乃於馬上仰面大笑不止。諸將問曰：『丞相何故大笑？』操曰：『吾不笑別人，單笑周瑜無謀，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時，預先在這裏伏下一軍，如之奈何？』

說猶未了，兩邊鼓聲震動，火光冲天而起，驚得曹操幾乎墜馬。刺斜裏一彪軍殺出，大叫：『我趙子龍奉軍師將令，在此等候多時了！』操叫徐晃、張郃雙敵趙雲，自己冒煙突火而去。子龍不來追趕，只顧搶奪旗幟。曹操得脫。天色微明，黑雲罩地，東南風尚不息。忽然大雨傾盆，濕透衣甲。操與軍士冒雨而行，諸軍皆有飢色。操令軍士往村落中刼掠糧食，尋覓火種。方欲造飯，後面一軍趕到。操心甚慌。原來却是李典、許褚保護着衆謀士來到。操大喜，令軍馬且行，問：『前面是那裏地面？』人報：一邊是南彝陵大路，一邊是北彝陵山路。操問：『那裏投南郡、江陵去近？』軍士稟曰：『取南彝陵過葫蘆口去最便。』操教走南彝陵。行至葫蘆口，軍皆飢餒，行走不上，馬亦困乏，多有倒於路者。操教前面暫歇。馬上有帶得鑼鍋的，也有村中掠得糧米的，便就山邊揀乾處埋鍋造飯，割馬肉燒吃。盡皆脫去濕衣，於風頭吹晒。馬皆摘鞍野放，咽咬草根。操坐於疎林之下，仰面大笑。衆官問曰：『適來丞相笑周瑜、諸葛亮引惹出趙子龍來，又折了許多人馬，如今為何又笑？』操曰：『吾笑諸葛亮、周瑜畢竟智謀不足。若是我用兵時，就這個去處，也埋伏一彪軍馬，以逸待勞，我等縱然脫得性命，也不免

重傷矣。彼見不到此，我是以笑之。』正說間，前軍後軍一齊發喊。操大驚，棄甲上馬。衆軍多有不及收馬者。早見四下火煙布合山口，一軍擺開，爲首乃燕人張翼德，橫矛立馬，大叫：『操賊走那裏去！』諸軍衆將見了張飛，盡皆膽寒。許褚騎無鞍馬來戰張飛。張遼、徐晃二將，縱馬也來夾攻。兩邊軍馬混戰做一團。操先撥馬走脫，諸將各自脫身。張飛從後趕來。操迤邐奔逃，追兵漸遠，回顧衆將多已帶傷。正行間，軍士稟曰：『前面有兩條路，請問丞相從那條路去？』操問：『那條路近？』軍士曰：『大路稍平，却遠五十餘里；小路投華容道，却近五十餘里。只是地窄路險，坑坎難行。』操令人上山觀望，回報：『小路山邊有數處煙起；大路並無動靜。』操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路。諸將曰：『烽煙起處，必有軍馬，何故反走這條路？』操曰：『豈不聞兵書有云：「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諸葛亮多謀，故使人於山僻燒煙，使我軍不敢從這條山路走，他却伏兵於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計！』諸將皆曰：『丞相妙算，人所不及。』遂勒兵走華容道。此時人皆飢倒，馬盡困乏。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中箭着鎗者勉強而走。衣甲濕透，個個不全。軍器旗旛，紛紛不整。大半皆是彝陵道上被趕得慌，只

騎得禿馬，鞍轡衣服，盡皆抛棄。正值隆冬嚴寒之時，其苦何可勝言。操見前軍停馬不進，問是何故。回報曰：『前面山僻路小，因早晨下雨，坑塹內積水不流，泥陷馬蹄，不能前進。』操大怒，叱曰：『軍旅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豈有泥濘不堪行之理！』傳下號令，教老弱中傷軍士在後慢行，強壯者擔土束柴，搬草運蘆，填塞道路，務要即時行動；如違令者斬。衆軍只得都下馬，就路旁砍伐竹木，填塞山路。操恐後軍來趕，令張遼、許褚、徐晃引百騎執刀在手，但遲慢者便斬之。操喝令人馬沿棧而行，死者不可勝數。號哭之聲，於路不絕。操怒曰：『生死有命，何哭之有！如再哭者立斬！』三停人馬，一停落後，一停填了溝壑，一停跟隨曹操。過了險峻，路稍平坦。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並無衣甲袍鎧整齊者。操催速行。衆將曰：『馬盡乏矣，只好少歇。』操曰：『趕到荊州將息未遲。』又行不到數里，操在馬上揚鞭大笑。衆將問：『丞相何又大笑？』操曰：『人皆言周瑜、諸葛亮足智多謀，以吾觀之，到底是無能之輩。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吾等皆束手受縛矣。』言未畢，一聲礮響，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為首大將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兎馬，截住去路。操軍見了，亡魂喪膽，面面相覷。操曰：



關雲長義釋曹操

『既到此處，只得決一死戰！』衆將曰：『人縱然不怯，馬力已乏，安能復戰？』程昱曰：『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義素著。丞相舊日有恩於彼，今只親自告之，可脫此難。』操從其說，即縱馬向前，欠身謂雲長曰：『將軍別來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關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為重。』雲長曰：『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然已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危，以奉報矣。今日之事，豈敢以私廢公？』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大丈夫以信義為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㊁之事乎？』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如何不動心？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越發心中不忍。於是把

㊀ 當初劉備兵敗，關羽曾陷在曹營，受到曹操的優待，他因此替曹操斬了袁紹的大將顏良、文醜。後來探得劉備消息，便衝過五關斬殺六將而去。

㊁ 庾公之斯、子濯孺子都是春秋時候人，庾公之斯很會射箭，他的老師是尹公之他，尹公之他的老師是子濯孺子。在一次戰役中，庾公之斯追擊子濯孺子，子濯孺子生了病，不能應戰，庾公之斯不忍射死他，便把他放走了。

馬頭勒回，謂衆軍曰：『四散擺開。』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見雲長回馬，便和衆將一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曹操已與衆將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衆軍皆下馬，哭拜於地。雲長愈加不忍。正猶豫間，張遼驟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長歎一聲，並皆放去。

火燒赤壁

罗貫中著

*

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香餌胡同73号)
…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
…刷厂印刷·新华書店發行

*

…20　开本787×1092耗 1/46
…張 1 2/23　字数24,000
…文學出版社出版　已印160,000册
…新一版　195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7,000

統一書号：T10008·103

定价：(5)九分